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
## 第十一回 撞木鐘名士登科 虧國帑道台借債

卻說陳契辛同了莫、巫二人，到得番菜館，占了一間房間，開過菜單，契辛就問巫作道：「考遺才的事，究竟有無法子，可以拿定送考？」巫作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位宗師大人不比別個，竟是弊絕風清，休想做得一毫手腳。向例這廣東考遺才，只消花費二百銀子，就可取出的，這回卻不行。」指著莫謔真道：「他也有位令親，托我通個關節，我還不敢應承，你令親要是個財主，出得起一千八百的，便有點意思，不然說他無益。」這契辛是個直性漢子，又且家業殷富，揮霍慣的，為了妹夫的事，出一千兩千銀子，不在心上，就說道：「只要還我憑據，哪怕多出幾兩銀子，也、不打緊。」巫作道大喜道：「難得尊駕為著令親這樣誠心，也罷！我替你想想法子，看你令親的運氣怎樣，明日飯後三點鐘在學台衙門前等我，便可成交。」當下吃過番菜，大家散去。契辛回到寓處，淡然問起通關節的事，契辛只說並未講妥。寧、魏再三囑托，叫他不必去花冤錢，此處騙子極多，休要上當，契辛口裡答應，心裡不然，到得次日兩點鐘，仍趕到學台衙門前去。那人恰好從裡面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，滿面笑容，拉著契辛的手道：「我們到艇子上去。」說著僱了兩乘轎子，一直抬到花艇。原來廣東花艇，算是個最闊綽的去處，這艇子猶如房子一般，釘呆在珠江裡面，擺一台酒，要幾兩銀子。當下二人同到艇上。那巫作道是和這艇上熟識的，叫他開了個樓艙，擺出鴉片煙盤。就有幾個赤腳的姑娘走來應酬他們，那巫作道見了女人，就如貓兒見了魚腥一般，拉了一個標緻些的姑娘，和他動手動腳，被那姑娘在他腿上著實打了一下，他叫聲：「啊唷！」露出腿來，競是打得泛紫，他才不敢動手。契辛不覺失笑，問他昨日談的那樁事怎樣了，他便拉著契辛到桌子邊低低說道：「我昨晚好不容易陪了多少小心，才把這位帳房帥爺說動。令親兩位，總要三千銀子，少一毫也不成，還要先付一千兩，餘下的二千兩，寫張期票，案發到銀號裡取銀子，包你案上有名便了。」契辛聽他說得數目太多，楞了一楞說道：「可還好通融讓些？」那巫作道登時變了臉道：「你不信就隨你的便，若要讓一毫，可不成，要麼便馬上去兌銀子，大後日就要進場，明早我是不能出來的了。」契辛尚在躊躇，那巫作道立起身來，拱拱手道：「告辭了，昨日叨擾不當。」說完就要走出艙去，契辛一把拉住道：「且慢，咱們有個商量。」作道道：「沒有甚麼商量。」要便同去兌銀子，寫期票，契辛因他逼得緊不過，不及思前想後，忙忙的同他到百川通匯兌莊，身邊摸出一張匯票，卻是三千兩，叫先兌一千兩現銀，寫二千兩的期票，契辛要同作道到艇上，叫他寫個憑據，再付銀子，作道始而連憑據都不肯寫。契辛不付銀子，才勉強答應了。就在莊上，借了紙筆，兩下說明，算是借契辛的銀子，事成毀紙，寫罷互易銀票。契辛還想同他到花艇上去敘談，他說案發後，再奉擾罷，就叫號裡腳夫抬了銀子，匆匆的去了。

契辛大起疑心，問莊上的掌櫃道：「這人你可認識他，是否學台衙門裡的人？」那掌櫃料著契辛是上了當，便笑道：「這人卻不認識，也不像是學台衙門裡的人。這學台防弊極嚴，現在考期已近，不放一人出來的。廣東有一種騙子，專門攬攬人通關節，人家功名不得，他卻獲利而去，名頭叫做『撞木鐘』。尊駕這番遇著了『撞木鐘』的了。」契辛恍然大悟道：「一些不錯，快請一位伙計，快快趕他回來，我重重的謝你。」那掌櫃果然派人趕去，停了一會，抬銀子的兩人回來了，原來這銀子是抬上船去的，他船是已經開去了，伙計也回說找不到，契辛跌足嗟歎，叫將那期票二千底簿拿來注了字，須得人到付銀，俟有人來取銀時，將那人扣住，送官究辦，事畢惱喪而歸。

看看場期又近，一無法子可想，寧、魏二人卻不甚措意，場後案發，孫謀卻取了第一名，淡然第三。原來這學台極重時文，孫謀別的著作，雖然議論縱橫，這八股卻能敏才就範，所以高高的取在第一。淡然從小也學著做過八股，頗不費力，所以也取得不後。契辛歡喜不盡，就白送脫一千銀子也甘心了。始把遇著騙子的話，和他兩人說知，寧、魏自然感激，淡笑道：「那天我在最宜樓上，看見這人，就猜他是個騙子，要是學台的長隨，必然做慣奴才，身子總是軟的，臉上總有點陪笑的樣子，腿總是容易彎的，為什麼呢？他是請慣了安了，隨你做出大模大樣來，他本相總要露出。這人一些不像長隨的樣兒，是個散誕慣的神氣，所以知道他是假冒，礙著面不好阻當，契哥這是找錯，雖然千金無甚足惜，也何必便宜這樣下流東西呢？真是可氣！」契辛心裡佩服笑道：「妹夫的相法，如此高明，真像外國的包探福爾摩斯了。」淡然笑答道：「也不盡然，常言道：『旁觀者清』，我是旁觀，所以看得格外清了。」契辛道：「妹夫自己的事，卻說是旁觀，功名心直恁淡，真不愧號稱淡然了。」大家說笑一番，忙忙去買卷子添考具。

到得進場那天，可巧遇著大雨，那些秀才弄得一個個像水淋雞，擁擠在龍門口，寧、魏雖有雨衣披上，無奈雨氣逼人，也打了幾個寒噤，偏偏這位監臨場規極嚴，須得親自提籃接卷，就有些粗魯的考生，脫下長衣，盤上辮子，肩上擔著幾斤重的考籃，一頭又是包裹，左手提根粗竹煙桿，右手擎起卷夾奮勇擠上，卻是牌數不對，被些護勇拉開，只得閃在一旁，被那考具壓得滿頭臭汗直淋，又不敢放下。還有一種老先生，想來邀恩的，撐枝拐杖，縮在人背後靜候，看他腰駝背曲，咳喘不休的樣子，又著實可憐。寧、魏兩人，只得也擠在龍門口，湊個空兒再進去。只見外面又來了個維新人，穿了件外國呢的袍子，腳上皮鞋，頭頂一個洋式體操帽子，直衝進去接卷子。監臨見了，登時變色，問他籍貫姓名，對他道：「你既要做外國人，恐怕朝廷用不著你。叫親兵替我把這人又出去。」那維新人正要與他辯時，旁邊閃出一位候補道，上來回道：「且請大人把他卷子履歷看看。」一句話提醒了監臨，叫且住，果然把他卷子翻出。不看便罷，一看他三代，臉上呆了一呆道：「也罷，這頭場便放你進去，好好作文，二場卻要改了裝束，才許進場。」那人一言不發，領了卷子，進龍門去了。寧、魏看看裡面鬆動了，便去接卷，卻已點過，就將卷票呈照補點進去，各人歸號，那號中湫隘不堪，二人從未經過，覺得苦極，聽那些同號的朋友議論，這科的元好，那科的魁不好，實在厭聞。到得晚間，還有人啣唔不絕，要睡也睡不著，題紙下來，孫謀看也不看。次日起來，振筆直寫，不到晚間，三藝已完。二場進去，亦復揮灑自如。到得三場，主考卻有意翻新，策內一條時務，問起畢士馬克的外交來，有好些人來問孫謀，這畢士馬是什麼馬？孫謀忍著一肚子的笑，同他細細說知，後來問的人太多了，孫謀也就倦於應付，略略說個大概。場後就同陳、魏二人，到博羅縣去游了羅浮山，又到肇慶去游七星岩，整整耽擱二日多天，回省時榜待發了，次日榜發，孫謀中了第三名，淡然中了第二日二名，就去拜見房師座師。

且說那兩位座師，一姓顧，名飛熊，號墳公，是個兵部侍郎。一姓袁，名永年，號秋谷，是個刑部主事。見了寧、魏卻甚謙和，談談學問，這袁主政尤能講究時務，和孫謀談得極合式，約他二人會試入都，到他寓裡去住。二人感謝一番，鹿鳴宴罷，忙忙收拾回瓜洲去，一路風光，不須細表。到得家裡，陳母自然歡喜，備酒開賀，親戚到的不少，女眷中大家都贊慕隱姊妹好福氣，他姊妹兩個歡喜自不必說。寧、魏接著家信，叫他們同妻子回漢口去，二人告知契辛，契辛回了陳母，陳母勉強答應，叮囑同到漢口住過些時，仍舊回來。好容易說明白，新年送到瓜鎮，順便赴京會試，商議定了，過了半個月光景，兩對夫婦辭別陳母、契辛，同歸漢口，臨歧灑淚，是不消說的了。

再說寧孫謀的父親，名誕麟，號子奇。魏淡然的父親，名毓昌，號子盛。兩人本是同硯舊友，寧子奇承襲父業，合了公司，在漢口開個官銀行，叫做協商銀行。魏子盛家計不寬，兄弟二人，都在外國學堂卒業過，只因沒事可做，不得已考取在洋關上做個大寫。他兄弟子明也在上海考取了關上的翻譯，自己雖然學了洋文，卻極是熱心科舉，很盼望他兒子成名。放榜那天，子盛約了子奇，同到電報局打聽消息。那總辦姓嚴號仲英，與二人時常聚在一處門牌的，也替他們巴望。當下三人，就在辦事房坐下，叫翻報學生，來一名報一名，報到魏偃群的名字。寧嚴自然歡喜，對他拱手致賀，那知一直到完，沒有寧有守的名字，子奇滿肚皮的難受，臉上一紅一白的，還比他兒子著急的多，坐不住了，要告辭回行。嚴仲英道：「還有五魁未出，恐怕上燈時，才能夠打來，世兄大有可望，吾兄何必心急，少等一會不妨，二兄就在此便飯罷。」子奇一想不錯，聽說守兒頗有點才氣，或者高標，也未可知。

自寬自慰，心裡漸漸舒服，臉上也就有點笑容。果然到上燈時，兩個翻報的學生，一路笑著走了報信道：「寧世兄中了第三名，老伯恭喜！」子奇大悅，嘻開了嘴，合不攏來，跳起身道：「我們到月華樓去罷。」就請了嚴、魏二人，又同了兩個報生，去叫堂館現備一桌極豐盛的筵席，開懷暢飲。嚴仲英的恭惟，是不用說了。又商量一番如何寫信，叫兒子同媳婦回來，如何刻未卷，如何開賀，一一計較，約莫著總要千金，子盛有些竭蹶，不免向子奇借貸，子奇滿口應承。席散之後，各回去寫信，每人備了二百銀子，寄到瓜洲。過了二□多天，孫謀和淡然夫婦齊到，各人回家拜見父母。只因賀者盈門，兩家備筵做戲，熱鬧了幾天。

孫謀獨有遠慮，對他父親說道：「孩兒明年人都會試，要是不中，不必說，譬如中了，一定是做京官的。那時總要說幾句人家不敢說的話，做幾樁人家不敢做的事，恐怕礙著家裡，帶累父親受驚。漢口住不得，莫如早些改行到香港去做點生意，離家鄉又近，不知父親意下如何？」這幾句話，原來還是孫謀的托詞，其實他因為日本打勝了中國，奪去海外一片地方，看看時事不好，做了許多條陳，想進京時，求部裡堂官代奏，誠恐天威不測，問罪到他，所以有這一番勸他父親的話。子奇聽他兒子說出這些不祥之言，心上動氣，只因他是新貴，又聽說他才名極大，未免暗暗的服他有見識，所以也不發怒，口中漫應著，心上不以為然。

一日魏子盛來，和他提起這話道：「我那守兒著實沒主見，他的志氣卻高，想中了進士替國家做番事業，不是做夢嗎？現在若大若小的官，何止數千，沒一個肯做事，並非他們都是沒良心的，只因要做樁公道的事，就礙了那不公道人的地步。小則參革，大則拿問，這可是當玩的嗎？」子盛問道：「令郎說些甚話？」子奇述了一遍，子盛勸道：「他這話，雖然是少年人，不知世事艱難，卻也駁他不得。我那偃兒，也是這樣意思，我想漢口銀行也多，吾兄在此每年合算，也不過萬金出息，何如收了攤，到別處走走。我有個朋友在新加坡做生意，說他只幾千銀子的本錢，如今有百餘萬的家私，你道什麼緣故呢？原來中國有些極便宜的東西，他們外國人稀罕，當為至寶，販出去，有幾□倍的利，我已寫信去打聽詳細，這生意倒好做得，只是那裡天氣熱些，怕家裡人受不住。」子奇問他貴友那位？子盛正待說出，外面家人來回道：「江漢關道里的帳房，有要事來見，在花廳上立候。」子奇連忙出去。那帳房朝他拱拱手，坐下說恭喜令郎高捷，將來是國家柱石，子奇謙謝不敢，彼此默坐一回，絕不提起甚事。子奇忍不住問道：「方才小價來回，吾兄有要事相商，不知究係何事，就請明白指示。」帳房涎著臉，欲言又住的，歇了一回方說道：「實在不該啟齒，敝東因為認得京裡的闊人多，應酬大，弄到滿身虧空，現在挪用道庫銀二萬兩，只因奉上諭調署兩淮運使，須得繳清庫款，方好赴任，實在沒法想，幸喜和吾兄的交情，是數一數二的，務必托你替他張羅這二萬金，將來總有補報的日子。」子奇呆了半晌，回答不出。正是：

方喜文星照門第，偏逢官蠹耗錢財。  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